

登上国庆观礼台的环卫工

一位河北进京务工农民的光荣与梦想

本报记者尹平平

国庆70周年

北京地杰机扫保洁服务中心车队队长
连续三届获评西城环卫职工职业技能比赛的“技术状元”
国庆70周年阅兵当天，他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

“正式阅兵前，环卫机扫车出来的那一刻，我真特激动”

“我们的工作就是开车、修车、扫马路，平时干的时候不觉得什么，到了这个场合，我感觉我们的工作太重要了！”

群众游行的“美好生活”方阵走过广场时，王立峰看到了穿着环卫制服的同行们，“感觉来北京打工这么多年，给首都做的工作得到了认可。”

王立峰的家，住在北京二环菜户营桥附近。所谓家的，就是一个简易活动板房。里面只有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，床就占了一半。除了冰箱和一套儿童书桌椅，再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了。

这种活动板房隔音性差，附近立交桥上呼啸而过的车流声，始终萦绕于耳。这是王立峰家的日常生活背景音乐。为了能离单位近点、再近点，便一旦工作有需要，就能尽快赶到现场，已成为他选择住处的条件之一。

用蜗居来形容王立峰的家，一点也不为过。即使这样的住处，若是没有单位帮助，也不是轻易能解决的。

“没觉得吵，早就习惯了。”王立峰说起来很知足。今年，是他来北京当环卫工人的第21个年头，这已经是他住过最好的家了。

王立峰上班的地方就在菜户营桥下，一个停放环卫机扫车和水车的院子。北京地杰机扫保洁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地杰中心”）的部分环卫作业车就停在这里。

不仅菜户营桥下，还有紫竹桥下、鼓楼桥下……地杰中心110多辆环卫作业车，都停放在这些立交桥下。

王立峰是车队队长，负责车辆维修和保养。他干活既不在屋里，也不在车里，而是在车底下。王立峰人虽瘦，手指却很粗，总难免有油污。

记者跟随王立峰采访一上午，眼见他不停钻到一辆辆环卫作业车下面，挨个摸查水管有没有排净。隆冬的北京，水管里残留的水，到了夜里就会



▲2019年11月3日，王立峰在检查环卫车辆的液压系统。本报记者尹平平摄

从菜户营桥下到国庆观礼台上

结冰，把水管冻裂，所以一滴都不能漏。

如今的环卫工人，早已不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，扛着大扫帚、背着铁背篓扫大街。大多城市主干道路的保洁，主要靠环卫工人驾驶各种机扫车、水车等环卫车辆来完成。

“我们干活，都是干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。”王立峰所在的地杰中心，负责整个北京市西城区主要道路夜间机械洗地和冲刷作业，同时承担冬季扫雪铲冰任务。

每当夜幕降临，人们钻进温暖的被窝准备睡觉时，地杰中心的环卫工人们却上班了，一遍遍开车冲洗马路。天气预报，说未来几天要降雪。一旦赶上雪，他们就要抢在凌晨三四点前，把路上的冰雪清干净，保证市民当天的出行安全。

环卫作业车属于特种车辆，维修和保养内容复杂又细碎。不光车型庞大，内部构造更为复杂。不少车辆有两个发动机，还有特殊的液压系统、洗扫系统和改装系统。用于极端天气扫雪铲冰降尘的环卫车，复杂程度堪比变形金刚。环卫作业对车辆的损耗大，也提高了维保的难度。

一个闸门方向都不能错，否则车辆可能因为耗电自燃。如此庞然大物自燃，其危险性可想而知。假如液压油管出现一丝裂缝，有可能将油渍喷洒到马路上，造成行驶车辆打滑引发交通事故。这并非国庆70周年的特殊保障要求，而是每个昼夜的日常规定。

修车，动手就是钱。起初，环卫作业车辆的发动机，都要返回厂家维修，修一次要花一万多元。

王立峰带领同事们自学发动机维修保养技术，将所有发动机改为自修保养，维修成本每台4000元。仅此一项，每年为单位节约经费开支7万元。

后来，他带领同事以保代修，把更多精力放在日常保养上，让车的故障率降到最低。人力虽然投入多，但不像维修要花那么多钱，车况也好了，不会动不动就坏在路上。

王立峰开过环卫车，又会修车，更清楚司机们需要什么。通过对车辆进行部分改装，让车更安全、方便、高效，还省钱。逐渐单位从上到下，包括西城环卫其他兄弟单位的同行们，都对他心服口服。

王立峰家里的加湿器、电烤箱、面包机，包括被子，都是他参加业务技能比赛得的奖品。妻子曹福燕都被“惯坏了”，甚至容不得他得第二名。

“我还想要微波炉，家里还缺个洗衣机，你再参加比赛得给上吧。”“你以为那么容易啊！”王立峰乐了。

在所有奖励和荣誉中，最让王立峰感到自豪的，当属今年十一受邀去天安门观礼国庆70周年阅兵。

“正式阅兵前，环卫机扫出来的那一刻，我真特激动。我们的工作就是开车、修车、扫马路，平时干的时候不觉得什么，到了这个场合，我感觉我们的工作太重要了！”

王立峰告诉记者，群众游行的“美好生活”方阵走广场时，他看到了穿着环卫制服的同行们，“感觉来北京打工这么多年，给首都做的工作得到了认可”。

从河北农民到北京市民

王立峰没想到，自己一个外来务工的农民，能有机会登上天安门观礼台。更没有想到，身为张家口市崇礼县的农民，自己来北京打工十几年，竟有资格拿北京居民户口。

1993年，17岁的王立峰来京就在居庸关修长城。当时他什么技术都没有，只能做小工，一天挣10块钱。干了两三年，又攒钱考了大货车驾照。1998年，他进入北京的环卫系统当司机，开车扫马路。

王立峰的上班时间，从晚上9点到早上5点。扫马路的车不能开快了，时速始终保持在20公里以下。一宿一宿地熬，一点一点地挪，有几次，王立峰困迷糊了，不知道自己怎么把车从菜户营开到长安街的，想想就后怕。

当时的作业条件远不如现在。环卫机扫车没有空调，夏天一身一身出透汗，司机工作服上都有碱花；冬天穿一身军大衣，再披一件，也熬不过北京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夜，再壮的司机干一宿都手脚冰凉。夜里如果车辆出现问题抛锚，只能找还没关门的饭馆，借电话给单位求援。

2004年结婚后，王立峰和妻子在西直门附近租地下室住。生活条件极差，家里只有一张单人床，开门就上床，“说啥听点像棺材一样”。

一次单位领导有事上门找王立峰，开门看到他的条件，一句话说不出扭头就走了。第二天，实在看不下眼的领导，开始着手给王立峰想办法解决宿舍。

单位解决宿舍也是一时的，经常因为种种原因，宿舍不能常住。他们求亲戚帮忙，隔三差五就得搬家。曹福燕告诉记者，她和王立峰结婚15年，搬了13次家。儿子出生前，他们几乎没有家当，每次搬家骑一辆自行车就搞定了。

这段时间，小两口日子过得特别艰难，两个人月薪加起来才一千多元。算上房租和日常开销，他们不仅没攒下钱，结婚时双方父母给的钱，也差不多贴补光了。

生活这么波折，工作还能踏实干下去吗？能。王立峰说，他没有别的指望，只有玩命干。

为此，他苦练车技，高三米四、宽两米五、长九米多的除雪车，安装上扫刷等设备，只需1分32秒，他就能倒车开进两侧仅比车宽一拳左右的车库。

大约2004年，王立峰被提拔为维修班班长。过去只开车，当班长又要修车，又要管人。他不擅长修车，维修班有工友不服气。他就住在单位，白天晚上跟各种师傅学、看书法；抢活干，谁叫都干，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一点点积累。

单位也给他的学习创造条件，支持他学电焊、电气焊，推荐他去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读大专，还几次送他去环卫特种作业车制造商中联重科学习。“淘汰你的人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，而是你自己”。王立峰一直牢记在中联重科学会的这句话。

（下转11版）

盛世盛典中的老年模特队

踏着模特步走过天安门的别样“夕阳红”

本报记者张典标

63岁的肖莲确实显年轻。出门遛弯，一副淡妆，挺胸收腹间，赚了不少回头率。听见有人夸女儿，86岁的老母亲梁秀英总会有意无意补充道：“国庆的时候，她还上天安门广场走模特呢。”

梁秀英听广播里说，国庆游行要拍成电影，能在好多个国家放。她更高兴了，“能有更多的人看到我女儿了”。

今年10月1日，天安门广场的国庆群众游行队伍中，“美好生活”方阵的老年模特队神采奕奕，模特队队员穿着浅黄色旗袍，迈着模特步，让人眼前一亮。

她们中有6名来自北京市昌平区霍营街道和善家园社区的老年模特队，肖莲就是其中一员。

最初，连她们自己也觉得，“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能赶上这样的大事？国庆游行有我们的份儿？要找也找大学生啊”。

别叫大妈，叫姐姐

她们拉起这支模特队的“初心”，只是让晚年生活更丰富一点，自己也“臭美”一下。

肖莲说，2017年10月，模特队穿旗袍上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走了一遭，十几个人依次走过去一座木桥，宛如一片彩霞，“把周围都照亮了”，一群人追着他们拍照、录像。那时候，模特队成立才3个月。

之前，不少队员的日子过得像乌云密布的天空。

因为儿子的糟心事，参加模特队之前，肖莲一度抑郁。在家的时候，既不愿意拉开窗帘，也不愿意开灯，“感觉天都是灰色的”。

63岁的邢晓玲，2012年从河北任丘来北京，又带孙子又做饭。老公不在身边，“有气也没地方撒”，她觉得被圈进笼子里了，甚至憋出了肠胃病。

“社区里很多大妈退休后，就是带孩子，觉得生活枯燥，人也没精神。”和善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刘艳芳说，“不少人还赶上更年期，今儿这疼，



▲国庆群众游行队伍中的老年模特队队员。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明儿那疼，老和家里人较劲”。

但是，带孩子的老人凑在一起聊天总是很热闹。刘艳芳发现其中有不少高个子的女党员，2017年7月，她提议成立一支老年模特队，马上有不少人响应。

走模特步得穿高跟鞋，不少队员退休前，要么穿不过，要么十多年没穿了。

社区里缺平地，队员们只能在居委会的楼道里练。不到20平方米的地方，人一多就显得挤。夏

天这里闷，走一会儿就大汗淋漓。到冬天，过堂风吹得人直哆嗦，高跟鞋露脚面，穿厚袜子也不管用。

邢晓玲说，最开始只能扶着墙走，还崴了好几脚。好不容易走路不晃了，真走模特步的时候，又顺拐了。终于能正常走了，老师又要求动作协调，能跟着音乐踩点，踩点还得分轻重。

“我们身体硬得很，就像根竹竿。”邢晓玲说，“光是练柔软就费了不少时间”。

说起来，邢晓玲是在模特队里“学会化妆和穿着的”。现在队员们不化点淡妆不出门，颜色暗的衣服不穿。模特队队长王瑾纯说：“走模特步不是单练步子，还要提升仪容仪表等各方面气质。”

为了走好模特步，邢晓玲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走着模特步遛弯，甚至等公交时，还要保持挺胸收腹松肩。

参加模特队，队员的家人也特别支持，还给买了不少化妆品和新衣裳。

“能不支持吗？不在家里‘闹腾’了，回家还抢着做家务。”王瑾纯说，“队员们气质也大变样，儿媳妇、女婿都说，这小老太太真洋气”。

王瑾纯不出门的时候，儿子还问：“妈，今天怎么没去练模特步？”

有一次，邢晓玲和在老家的老公视频通话，老公发现媳妇大变样：“变好看了，继续这样整。”

“练了模特步，确实显年轻”，队员都不愿被喊大妈，更乐意被喊姐姐，就连小区里的娃娃见了她们，也不喊奶奶，喊阿姨。

“出名的烦恼”来了

2018年初，模特队上了街道春晚，没多久又登上区里的舞台。几次亮相，模特队名气大了，一些队员开始沾沾自喜，“出名的烦恼”也来了。

很快，当时的模特队教练刘月就和当时的模特队队长杨星起了冲突。

刘月从前进过模特队，志愿来帮忙。杨星有舞蹈底子，嫌教练教的动作不美。

刘月“要求往东”，杨星“偏要往西”，两人当场吵起来。杨星打算拉几个人，“重起炉灶另开张”，模特队眼看着就要散伙。

模特队队员来自“五湖四海”：有成立时的元老，也有刚加入的新手；有退休前是舞蹈团的，也有来自合唱团的；有当过公司高管的，也有当过普通工人的……

（下转12版）